

## 【特別報導】

# 編藏二十年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 編藏緣起

編藏多年來，常有人問起：歷代以來佛教藏經多有人刊刻，現在也有大量影印，為什麼佛光山還要不計一切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從事藏經的編印？

事實上，佛教的藏經自清代集《龍藏》三百餘年來，即乏人重新編纂。近五十年來，由於佛光山開山大師的大智慧、大慈悲、大願力，推動佛教現代化，使幾乎面臨形同廢紙的古代藏經，猶如枯木逢春，重現生機，因而助長今日人間佛教的弘揚與發展。

話說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以來，星雲大師即擬為佛教建立千古事業，因而致力推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人間佛教事業。歷經十年的披荆斬棘，辛勤辦學，佛光山的教育已有了初步的基礎。當時雖有《佛光學報》的發行，但是大師認為這只是一個起點，對於整個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上仍嫌不夠。因為佛法的流傳、佛教文化的根柢，在於經律論三藏。這些經過結集的三藏，自佛教東傳以來，在中國歷代高僧大德的翻譯刊刻下，保存有相當龐大的數量，作為學者研究、發揚的依據。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今日中國佛教的藏經已經面臨了下列的困難：一、經文種類過多，讀誦、研究不易選擇；二、古體文言太深，不易看懂；三、段落標點不清，不易明白。以其過多、太深、不清，使人因看不懂而不看，則藏經美其名曰供於藏經樓上，實則已失去其弘傳的功能。藏經不用來讀誦，而用來擺設，則於古董何異？

大師為挽救佛法，重興聖教，於是召集留日的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法師暨藍吉富居士等，於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寶藏堂召開重新整編大藏經的會議。在大師主導下，經過數度的縝密研議，終於在一九七七年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以比丘尼慈莊、慈惠、慈容、慈怡、慈嘉、依嚴、依空、達和等法師為編修委員，將歷代藏經分為《阿含藏》、《禪藏》、《般若藏》、《淨土藏》、《法華藏》、《華嚴藏》、《唯識藏》、《祕密藏》、《聲聞藏》、《律藏》、《本緣藏》、《史傳藏》、《圖像藏》、《儀誌藏》、

《藝文藏》、《雜藏》等十六大類，「為我中華文化、佛法慧命，點無盡之燈，開般若之華」。此一編修《佛光大藏經》的創舉，實是佛教未來前途開展的一大貢獻！

## 繼往開來

一九七七年，第一部《佛光阿含藏》開始著手編纂，由星雲大師親自主持其事，邀集佛、文、史、哲各家學者以及梵、巴、韓、日各國語文專家數十人，由慈怡法師擔任總編輯，博採南北傳與中、韓、日各版藏經，作文字的校勘、全經的考訂，以及經文的分段、標點、名相的釋義、經題的解說，並有經後的索引，諸家的專文，使「人人能讀，讀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是一部中外融和，古今貫通的佛教聖典！

## 輾轉遷徙

一九七九年春天，《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工作，由本山遷至台北市吳興街，次年十二月移至佛光山的中部分院——彰化福山寺，工作同仁皆住於寺內，一切生活所需皆由福山寺供給，使得編藏工作能順利進行。

一九八八年底，編藏處遷回本山位於峨嵋金頂的普賢殿後方。由於其地理位置在佛光山是屬較偏遠，和其他單位比較不連貫，因此在位於大雄寶殿後方的如來殿興建完工後，即一九九四年三月，徙至如來殿一樓。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以編務發展需要更寬闊的空間，於是再搬往如來殿二樓，與宗史館毗鄰。

在搬遷過程中，為了使編藏工作不致延誤，於是訓練工作同仁團隊合作，以極有限的人力，在短時間內將四、五千冊厚重書籍及電腦等辦公用具打包、搬運、上架、歸位，並整理好新環境，馬上又進入編藏工作；有時新到的地方，只有二、三張長條桌，大家也都能安之若素，暢遊在法海中。

## 般若華開

春去秋來，時光荏苒，至今《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已邁入第二十四個年頭，重新整編完成的藏經有四大類：

一、《阿含藏》：自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起，刊行《雜阿含》、《中阿含》、《長阿含》、《增一阿含》等四部十四冊，暨各家研究專文二冊、索引一冊，共計十七冊，約四百萬字。佛光版《阿含藏》的特色是：

(一)新式標點分段：為符合現代人研究古籍的需求，特將全部四阿含加上新式標點和分段，化解了文字的艱深，方便大家能讀、能解、能懂，能接受。

(二)詳細注解：對於特殊的術語、艱澀的辭句、深奧的義理，則根據各類辭書及經典，對照南傳的巴利本，作清晰的解說，使讀者能貫穿四阿含，直探佛陀本懷。

(三)嚴加校勘：以《高麗藏》為底本，再對勘明本、《頻伽藏》、日本《大正藏》等各版藏經，異同並比，互補遺闕，訂正其他各版藏經魯魚亥豕之缺失。

(四)重整卷帙，新編經號：將經中原有顛倒的卷帙與混亂的篇章，依據國內外阿含學者的研究，一一加以整理，使回復應有之原貌；此外更依照每一小經應有的次序，一一予以編號，並保留一般慣用的《大正藏》之編號，以便利於各種方式的查閱。這種突破傳統窠臼的魄力和用心，是歷來各種藏經所沒有的。

(五)雙頁注解：秉持星雲大師「給人方便」的佛光人工作信條，編者極力克服版面設計與排印上的諸多困難與煩瑣，完成「雙頁注解」，凡有校勘、注解，讀者不必費心前後翻找，在當面就可以找到，對照經文，方便之至，為佛教文化出版事業揭開新的里程。

(六)解題導讀，索引完備：四部阿含皆撰有經題解說，並於四阿含的各小經也都附上精要的經旨說明，導引讀者深入經藏。又從經中摘出各種人名、地名、物名、經名、義理、法數、……彙編成總索引，方便查尋資料。

二、《禪藏》：禪宗典籍散存於歷代各版藏經及各典籍中，本會繼《阿含藏》之後，著手進行《禪藏》的編印，冀望透過各版藏經的採集、文字的點校、分段，經題的解說，而有助於大眾對禪的認識。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內容蒐羅唐、宋、元、明、清、民國及日、韓各著名禪師的事蹟、語錄、思想，計八十一部五三九卷，分為「史傳」、「語錄」、「宗論」、「雜集」四大類，以及「附錄」、「索引」等共五十一冊，約一千三百萬餘言，是我國古代珍貴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我國宗教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學史的重要資料。

(一)史傳部：《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祖堂集》、《楞伽師資記》、《歷代法寶記》、《禪林僧寶傳》、《僧寶正續傳》、《林間錄》、《感山雲臥紀談》、《羅湖野錄》、《叢林盛事》、《宗門武庫》、《雪堂行和尚拾遺錄》、《五家正宗贊》、《枯崖和尚漫錄》、《山菴雜錄》、《布袋和尚傳》、《永明道蹟》、《智覺禪師自行錄》、《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

(二)語錄部：《六祖法寶壇經》、《善慧大士錄》、《龐居士語錄》、《黃檗山斷際禪師傳法心要》、《宛陵錄》、《雪峰禪師語錄》、《玄沙師備禪師廣錄》、《玄沙師備禪師語

錄》、《五家語錄》、《汾陽禪師語錄》、《明覺禪師語錄》、《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語錄》、《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語錄》、《宏智禪師廣錄》、《黃龍禪師語錄》、《楊岐方會和尚後錄》、《圓悟佛果禪師語錄》、《虎丘隆和尚語錄》、《松源禪師語錄》、《破菴和尚語錄》、《佛鑑禪師語錄》、《古尊宿語錄》、《大慧禪師語錄》、《大慧普覺禪師年譜》、《虛堂和尚語錄》、《御選語錄》、《虛雲和尚年譜》、《來果禪師語錄》、《星雲禪話》。

(三)宗論部：《無心論》、《小室六門》、《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頓悟入道要門論》、《最上乘論》、《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禪宗永嘉集》、《禪源諸詮集都序》、《宗門十規論》、《禪林寶訓》、《人天眼目》、《禪宗決疑集》、《通玄百問》、《青州百問》、《緇門警訓》、《博山參禪警語》、《宗門設難》、《禪關策進》、《五家宗旨纂要》、《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十牛圖頌》、《新刻禪宗十牛圖》、《牧牛圖頌》。

(四)雜集部：《碧巖錄》、《無門關》、《從容錄》、《禪林疏語考證》、《祖庭事苑》、《禪林象器箋》。

(五)附錄：禪宗謂「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典籍數量卻多達七百餘部，四千多卷，數千萬字，部帙浩繁，且內容多有重複之處。例如：《五燈會元》，是以「五燈」—《傳燈錄》、《廣燈錄》、《續燈錄》、《聯燈會要》、《普燈錄》—為基礎，刪繁就簡，撮要彙編而成，深為元明以來士大夫好禪者所喜藏；然就禪宗史研究而言，此書因刪削頗多，所以原始資料不如《傳燈》等完備。明代瞿汝稷集《指月錄》，其內容引用《壇經》、《傳燈》、《五燈會元》等三十餘部宗乘書目，及《碧巖錄》、《青州百問》、《通玄百問》等十餘部書編錄而成。《百丈懷海禪師語錄》收錄於《古尊宿語錄》卷一；《百丈懷海禪師廣錄》，收錄於《景德傳燈錄》卷六；《趙州和尚語錄》收錄於《古尊宿語錄》卷十三、十四；《達磨大師四行觀》、《信心銘》收錄於《景德傳燈錄》卷三十；……諸如上述重出的典籍，為數不少。又清代「禪宗語錄」受「考證學」波及，幾乎全無脫穎之禪機；兼之受「念佛禪」影響，多趣向禪淨一致的思想。

如此龐大的文獻資料，就套書而言，實有精選的必要，因此在經過多方衡量斟酌後，決定選錄歷代具有代表性、普遍性、重大影響性、研究性者，加以點校編輯；其他未選編者，僅就各部之卷數、內容、出處等，作提要介紹，為讀者提供全面性之資料，俾便參考。

(六)索引：摘錄禪宗典籍中的語彙、人名、寺名、地名、山名等，方便讀者查索。

三、《般若藏》，於一九九七年五月推出。內容收錄般若諸經及三論宗典籍之菁華，依次分為「經部」、「注疏部」、「宗論部」、「著述部」及「附錄」、「索引」，共計四十二冊，一千二百餘萬字，為劃時代的智慧鉅獻。

(一)經部：《大般若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注疏部：《大智度論》、《金剛般若論》、《金剛經義疏》、《金剛經贊述》、《金剛經解義》、《金剛經心印疏》、《仁王護國般若經疏》、《般若心經直說》。

(三)宗論部：《中論》、《順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百字論》、《廣百論本》、《廣百釋論》、《迴諍論》、《菩提資糧論》、《掌珍論》、《中觀釋論》、《中論疏》、《般若燈論釋》、《十二門論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寶藏論》、《肇論》、《肇論疏》、《百論疏》、《三論玄義》、《大乘玄論》、《二諦章》。

(四)著述部：《法性空慧學概論》、《談空說有》、《般若波羅蜜法門》、《中觀今論》、《仁王護國經講錄》、《十二門論講錄》、《現觀莊嚴論略釋》、《般若心經講義》、《般若心經講記》、《般若心經講要》、《般若心經思想史》、《金剛經講記》、《金剛經講話》、《從金剛經說到般若空性的研究》、《中觀論頌講記》。

(五)附錄：集錄有研究般若空性的專文，及未收入《般若藏》的典籍提要。

(六)索引：摘錄經論典籍中的人名、地名、寺名、經名、物名、術名、法數等，輯為一冊，以利查索。

四、《淨土藏》：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內容收錄有關阿閼淨土、彌陀淨土、彌勒淨土、藥師淨土、文殊淨土、維摩淨土以及淨土宗之諸經論等，分為「經部」、「注疏部」、「著述部」、「纂集部」，暨「附錄」、「索引」，計三十三冊，約九百萬言，完整集錄佛教淨土思想的重要資料。

(一)經部：《阿閼佛國經》、《般舟三昧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阿彌陀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後出阿彌陀佛經偈》、《悲華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佛說彌勒下生經》、《佛說彌勒大成佛經》、《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彌勒來時經》、《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維摩詰所說經》、《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刹功德莊嚴經》、《佛說觀佛三昧海經》。

(二)注疏部：《阿彌陀經通贊疏》、《阿彌陀經疏》、《佛說阿彌陀經疏》(元曉)、《佛說阿彌陀經疏》(智圓)、《佛說阿彌陀經義疏》、《佛說阿彌陀經疏鈔》、《阿彌陀經約論》、《佛說阿彌陀經要釋》、《阿彌陀經白話解釋》、《佛說阿彌陀經義蘊》、《阿彌陀經名數表解》、《觀無量壽經義疏》(慧遠)、《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觀無量壽經義

疏》(吉藏)、《觀無量壽佛經疏》、《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觀無量壽佛經義疏》、《靈芝觀經義疏正觀記》、《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直指疏》、《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略論》、《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無量壽經義疏》(慧遠)、《無量壽經義疏》(吉藏)、《兩卷無量壽經宗要》、《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無量壽經起信論》、《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贊》、《彌勒下生經疏》、《佛說彌勒成佛經疏》、《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講要》、《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經講記》、《往生淨土論講要》、《往生淨土論講記》、《維摩經講話》、《淨名玄論》、《維摩經義疏》、《注維摩詰經》、《說無垢稱經疏》、《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釋會紀聞》、《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直解》、《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記》、《維摩經無我疏》、《維摩經文疏》、《維摩經玄疏》、《維摩經疏記》、《維摩義記》。

(三)著述部：《念佛鏡》、《萬善同歸集》、《龍舒增廣淨土文》、《中峰國師三時繫念佛事》、《華嚴念佛三昧論》、《淨土境觀要門》、《歎異抄》、《答淨土四十八問》、《淨慈要語》、《西方願文解》、《西方發願文註》、《淨土旨訣》、《東海若解》、《淨土警語》、《佛堂講話》、《易行品》、《略論安樂淨土義》、《五方便念佛門》、《安樂集》、《淨土論》、《遊心安樂道》、《釋淨土群疑論》、《中國淨土教理史》、《淨土與念佛法門》、《從阿彌陀經說到淨土思想的建立》、《從現實的世界說到佛教理想的世界》、《淨土宗的修持方法》、《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淨法概述》《淨話》、《印光法師文鈔》。

(四)纂集部：《角虎集》、《雲棲淨土彙語》、《憨山大師淨宗法要》、《省庵法師語錄》、《徹悟禪師語錄》、《淨土聖賢錄》、《淨土聖賢錄續編》、《廬山蓮宗寶鑑》、《往生要集》、《樂邦文類》、《樂邦遺稿》、《蓮邦詩選》、《毗陵天寧普能嵩禪師淨土詩》、《淨土十要》、《東林十八高賢傳》、《淨土往生傳》、《往生集》、《諸上善人詠》、《現代念佛感應錄》。

(五)附錄：集錄專家研究淨土論文及未收入《淨土藏》之典籍提要。

(六)索引：摘錄經論典籍中之人名、地名、寺名、經名、物名、術名、法數等，輯為一冊，以利查索。

此外，收錄有關法華思想及天台宗所依之諸經論的《法華藏》三十餘冊，也可望於二〇〇一年付梓。

## 學界寶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欲有效研究佛學，必須具有便捷的工具書，使佛學的研究能有事半功倍的成效，達到「弘揚佛法」的目的。近世以來，佛學研究在日本甚為盛

行，且頗具成果，工具書如辭典之類者，方便易得；而國內的佛學研究工具書，雖然有早期的丁福保《佛教大辭典》，何子培的《實用佛學辭典》、朱芾煌的《法相辭典》等，但是對於現代有心研究佛學者而言，仍嫌不夠具體、易解。因此，星雲大師認為在這個突飛猛進的時代裡，尖端科技日新月異，佛門法務，不容吾人再墨守成規，抱殘守缺。於是敦促編修委員會自一九七八年起，與《佛光大藏經》同時進行編纂一實用且具體完整的《佛光大辭典》。

此一辭典，參與主編的慈怡法師、永祥法師、覺明法師等二十餘人，大都是中國佛教研究院的員生，另有各大專院校佛、哲、文、史學者、信女李素芳等三十餘人的協助，並程兆熊、戈本捷、楊郁文、徐景文等居士參與審核、校稿。他們埋首書案，不分晨昏，無時不在縱橫古今，馳騁中外的精神，可以說絲毫不讓前賢。至一九八八年十月，以十餘年的時間，集千百萬資金，聚數十名人才，搜百千種資料的《佛光大辭典》，終於問世，並於次年榮獲國家優良圖書「金鼎獎」，對於海內外學者的助益，功不可沒。

佛光大辭典的六大特色：

一、資料蒐集廣泛：在類別上，與凡佛教術語名相、人氏地名、寺院菴堂、宗派教義、典籍詞章、法器儀規、藝術建設、掌故公案、歷史變革等，在地域上，印度、中國、韓國、日本，以及錫蘭、緬甸東南亞各國、歐美等地有關佛教研究或活動的資料，乃至其他各大宗教發展、社會現象等，凡具有與佛教文化對照研究價值的，都在本辭典編纂之列。因編纂範圍廣泛，故所採用之參考資料範圍亦廣，包括各類佛教辭典。綜合性的，如丁福保的《佛教大辭典》、何子培的《實用佛學辭典》、日本望月信亨的《佛教語大辭典》、龍谷大學的《佛教大辭彙》、中村元的《佛教大辭典》等數十種；專門性的，如朱芾煌的《法相辭典》、日本松永昇道的《密教大辭典》、駒澤大學的《禪學大辭典》、水野弘元的《佛典解題事典》、小野玄妙的《佛書解說大辭典》等數十種。又依準各版本藏經、佛教史年表，以及近數十年來海內外所刊行的各大佛教（佛學）雜誌、學報、各類佛教專題論著，暨一般性質的各種百科全書、史地辭書、期刊等，共計數百種。

上述各種資料的取得，非是易事，實如燕雀含泥，點滴累聚。一發現某類書籍不敷使用，即窮盡所能，或借或購，或國內或國外，直到資料搜集完整為止。

二、辭彙弘富：本辭典擁有二萬二千六百零八條獨立條目，十餘萬項附見詞目，總字數約七百餘萬字。每一條目在文體上力求精簡、語體化；內文說明凡引用經典者，必載明經典出處，若採用引文格式，則一概註明引文出處及詳細頁數，並尊重該引文原有版本的用字。

三、參考文獻：各項重要條目均載有關該條目的重要參考文獻，以利讀者深入研究，並附本辭典所收相關條目以供參閱，於條目之後，更列出該條目於本辭典所在的頁數，使讀者免去反覆翻查之苦。

四、圖文並茂：本辭典於條目正文除解說深入淺出之外，更配以二千七百餘幀相關圖片，補文字詮釋之不足。

五、索引完備：本辭典為便於讀者查閱，另備有索引。其中獨立條目的名詞，其頁碼以黑體字表示，文中的附見詞目則以正體字表示。此種作法對於編輯排版而言，煞費週章，但是對於讀者使用索引的方便，可以說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

六、百科全書：本辭典內文中，凡一事一物，均載明經典出處；凡古今人物，均在搜羅編列之內。引證之廣，涉獵百千經論；解說論議，容攝諸家言詞。因此本辭典可以說是現代人的一部佛教百科全書。

## 佛學寶鑰

《佛光大藏經》監修星雲大師有鑒於我國古代，早在隋代費長房編著《歷代三寶紀》時，除纂輯譯經目錄外，又別行集錄印度的史實編年，此乃佛教編年史的嚆矢。其後有宋代祖琇的《佛教編年通論》，志磐的《佛祖統紀》、《法運通塞志》，元代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覺岸的《釋氏稽古略》，明代幻輪的《續釋氏稽古略》等。此等類書，於佛教記事的編年整理成果，不可謂不豐碩矣。然就現代佛教發展的趨勢而言，則歷代的編年、記事，因受地域、時間的局囿，已無法窺知佛教的全貌；又因舊稿的編排方式未能系統表格化，不易於查索、對照。因此，囑編修委員於編藏時同步著手廣蒐資料，鳩集人力，編纂此「世界佛教史年表」，期能對有意於鑽研佛學者有所助益。

一九八七年六月，這部國人首著最完整的「世界佛教史年表」，在大眾的集體創作下完成，具有六大特色：

一、內容廣泛，超越時空：本書的收載內容，以佛教記事為中心，並收集各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等與佛教的發展演變具有影響作用的大事，其他如儒家、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有關其他宗教、哲學的形成、發展等事例，亦備載於內。本書的記事，在時間上，自西元前三千年至西元一九八六年的十二月止；在空間上，包括南北傳的佛教系統，如印度、錫蘭、緬甸、泰國、高棉、寮國、西藏、蒙古、中國、韓國、日本等，以及歐美各佛教發展地區。

二、廣徵博引，資料豐富：本書編纂除參考歷代佛教的編年史書外，並參考《望月大辭典》所附的年表、山崎宏的《佛教史年表》、《中國佛教史辭典》、《日本佛教史辭典》、《日本史辭典》、《世界年表》、《アジア歴史事典》、《東方年表》、《韓國佛教史》所附的年表，以及二十五史、各種佛教雜誌、期刊等資料，是一本資料最為完備、當代人最為適用的年表史書。



三、中外並舉，系統明晰：在同一版面上，將中國佛教大事與外國佛教大事、北傳佛教系統與南傳佛教系統，同時排列比照，為綜觀整個佛教發展大勢，掌握各國佛教史的脈絡，最方便快捷的寶鑰。

四、文體簡要，輔助學習：本書記事的文體，以簡明扼要為原則，因此學者在研習過程當中容易把握重點，同時亦可與各類典籍、論著、佛學辭典等相輔使用，融合互通，以達治學之全功。

五、編纂周密，考訂精嚴：本書在編纂過程中，凡遇各典籍或年表資料互有出入時，則綜覽群籍，深入考證，務必以嚴謹審慎的學術要求為編纂鵠的。

六、索引詳備，查閱方便：有關國名、人名、地名、書名、宗派、王朝等各種中外文的專有名詞，一一摘錄於索引中，凡有所須，一索即得。於全書之後，更附錄各國世系表、帝王年號，以便對照使用。

《世界佛教史年表》的問世，為研習佛學者，在參考各種原始經典、專書論著，以及各種辭典之外，再度提供一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 編藏略記

我們平時在早晚課誦時，總不忘發願道：「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而不論整理大藏經，或編輯佛光大辭典，能每天與藏經為伍，實在是幾世修來的福報。編藏工作是集眾人智慧的集體創作，從蒐集資料、確定底本、影印裝訂、輸入電腦、標點、分段、校勘注解、撰寫題解、校稿、電腦修正、核對、排版、審稿，乃至製版後的藍圖校對、印刷、裝訂成書，每一個流程都是環環相扣。所以一部書的出版，即使撰稿、審稿上都很完美，但是在排版，或修正時一有疏漏，而校對時又不能及時更正，則前一階段的辛勞將付諸流水。所以從事編藏工作者，對於每個人所負責的項目都必需專注全力以赴，這當中的甘苦實在難以言喻。

一、隨時修改，補充資料：佛光大辭典的編纂長達十年，其資料的蒐集、撰稿等作業，在時間上因相距甚遠，而現實人事變遷，日有不同，因此，對於具有時間性的各種事物，不得不隨時更改。十年之中，有一改、再改、三改者；資料的蒐集，也隨時日而增長，過去已完稿的，甚至已二校、三校者，因補充資料而重新撰稿、排版。辭典的內容，除義理不變的條文外，多數都在變遷中，例如某人在本辭典撰稿時，是某處負責人，至本辭典三校時，已因他往而易人，礙於事實，只得重新修改原稿。又例如某寺的大殿圖片，多年前已蒐集齊全，奈何因寺院翻修，原有圖片已失去真實性，只好重新翻拍製作。甚至在送印的最後一刻，或印刷完畢，仍有再重新更改、印刷者。這一切只為能對歷史負責。

二、搜尋資料，確定句逗：編藏工作著重文句的標逗，因為藉由標點斷句，可以化解文字的艱深，方便閱讀者的理解、接受。所以經常為了一個標點符號的使用，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尤其是歷代祖師大德的注疏、著作，內容旁徵博引，資料豐富，或者文中所援引的經論名稱僅是略稱，這時除了要有豐富的佛學知識，也要有各種變通辦法來查證引文的內容。例如：《禪藏》中所收錄的《禪林象器箋》，其所援引的典籍，包含經、律、論、疏、僧燈史、詩偈、清規、禪家語錄等內典四八四部，並經、史、子、集及中日有關佛教事相的外典著作二八六部。因此，僅就這一部書的引文確認，從內典到四庫全書的查閱，必須由數人耗費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有時引文是出自數百卷的論書，此時，則必須耐煩的逐一查尋。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在少數。但是為了使讀者日後閱讀時能有一本完美、正確，又省事、省時的好書，編藏工作人員還是秉持星雲大師「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佛光人工作信條，耐心耐煩的逐一解決句逗的難題。

三、細心校對，不厭其煩：藏經乃至《佛光大辭典》、《世界佛教史年表》的編纂工作流程中，校對也是一件艱辛不易的工作。從依原稿校對、改稿、再校、三校，甚至排版輸出後又須經一校、二校、三校，乃至藍圖的檢閱，一份稿最少有十校以上。尤其為了使印刷完成的經典能避免斷字、白點，或被拼版工人誤裁的遺憾，在藍圖的校對上，更是小心翼翼。至今猶記得在編纂《禪藏》時，編藏工作同仁在冬陽下，為了爭取更充足的光線校對藍圖，每天與時間賽跑，那份用心，使得印刷廠的負責人從懷疑：「法師！你們是不是用放大鏡逐字檢查？」到感動而熱心配合。

四、索引製作，煩瑣耗時：《佛光大辭典》在「索引」製作上，已邁入使用電腦時代，首先耗資約二十餘萬元購置十六位元電腦及快速列表機一部，經由慧開法師及普門中學電腦中心陳椿榮老師的協助，多次測試電腦功能，始由慧培法師及覺然法師負責輸入。作業之初，進度緩慢，且問題叢生，比如電腦缺字，須自行造作；電腦的字體與辭典的用字不符；電腦字的排列順序與辭典不同，諸如此類，都必須一一克服，方能順利進行。缺字及不同字體的造作，計至全部完稿時，約有一千五百餘字，實是一大作業。名詞的排列，本欲依辭典的順序為主，然因電腦程式更改不易，在經多次測試都無法克服的情況下，只得依電腦的排列順序列印，若差距太遠，或排列不當者，再以人工調整順序。

約十五餘萬筆的名詞，依筆劃順序分別儲存於磁片中，於最後列印時，全部輸入硬式磁碟機，再經排列而印出。由於分量龐大，作業耗時，不幸又於輸入時意外停電，費大半天時間輸入的部份全被當掉，只得重新啟動。當輸入完畢後，在開始進行列印作業前，必須先經電腦排列後，才能列印，因此中間不能停頓；當一切準備就緒後，開始列印，以最新型快速列表機操作，足足耗費二十餘小時才完成。

又惟恐電腦、列表機經二十餘小時的連續操作而熱度過高，發生故障，除特選冷氣間操作外，並加置電扇侍候，工作人員亦隨侍在側，直到夜晚，電腦仍操作不停，工作人員只得輪番看守。漫漫長夜，終於熬到黎明破曉，而電腦卻仍在排列中，列表機也一張一張的印出

每一劃索引，當最後的三十三劃印畢時，地上的成品已堆積如山，將近二年的心血，終於整齊排列呈現在紙上。電腦作業至此告一段落，但並未意味「索引」工作已經完成；印出的成品必須經覆查順序，填補漏字，去除相同名詞，排列頁順，然後再列字首，編排通檢。

製作索引，編排通檢，在作業上堪稱一大煩事，即使今日科技的昌明，電腦功能大增，然而部分煩瑣的過程還是必須仰賴人力耐煩的解決。但是為了便利讀者，編藏工作同仁仍然要不厭其煩地去克服處理問題，只希望更多讀者能使用一本便捷的好書。

五、電腦造字，排版精準：編藏工作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和，也就是《佛光大藏經》收錄的內容除經、律、論外，還包括當代祖師大德的著作；而編務工作則結合現代科技，完成藏經的編纂。自一九七七年開始的十年，編纂工作雖然尚未電腦化，但隨著排版印刷業技術的改進，《阿含藏》與《佛光大辭典》的排版，內文是以電腦打成符號，鑄成鉛字後組版，因而每一字體皆清晰可見，可避免手植鉛字缺角、斷線的缺陷。不過，因為當時電腦文字有限，經典文字又多罕見字，所以缺字的處理頗費周章。特別是《佛光大辭典》中獨立條目使用的黑體字，廠方缺字甚多，一再鑄字，因人因時不同，大小、字形更難齊整，於更改上又多費時。其中數十種的「悉曇字」，不但是廠方所缺，更無法鑄字，即使勉強鑄成，又多變形，只得遠赴日本採購銅模，實非易事。

科技日新月異，在《禪藏》進行至編輯階段時，編藏工作已開始採用電腦化作業，然而「造字」依舊是排版上最棘手的問題。經過一番尋覓，終於找到「北大方正」系統可以解決造字問題，但是隨著造字數量的不斷增加，排版精準度的確實要求，電腦公司在其利潤考量下，竟欲毀約停止排版。面臨《禪藏》出版的節骨眼上，只好親自坐鎮電腦公司，與其負責人及工作人員溝通協調。所幸佛菩薩庇佑，透過其他的助緣，終於使這家電腦公司願意繼續配合，並且獲得弘功電腦公司的協助，將其公司的電腦無條件借給編藏處使用，同時又義務教導電腦工作人員使用另一套電腦軟體，解決「索引」造字及排版的困擾，適時協助《禪藏》的出書，乃至後來的《般若藏》、《淨土藏》……等的排版、造字，都已不成問題。

六、大師指導，集體創作：梁《樂府·紫馬騮歌》云：「獨柯不成樹，獨木不成林。」一部藏經或大辭典的出版，不是少數幾個人所能成就的。因此編藏二十四年來，《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世界佛教史年表》能一一順利付梓，除了有賴三寶的加持，編藏處的工作同仁不辭辛勞，晨昏與共，以及散佈在全省各地一、二百位義工的協助電腦輸入、校稿，十方大德的護持外，星雲大師的適時指導與精神鼓勵支援，是使我們能從這清淡冷門的工作中走過來的最大力量。例如：《禪藏》是佛教東傳後與中國文化融和而開花結果的古代重要文化遺產，因此，它的編纂不同於《阿含藏》。而由於編輯者在指導上走進了胡同，使得在最初四、五年中毫無進展。大師即主動殷勤指示編輯要點，確認入藏典籍、注解體例，甚至對從來未接觸過排版、印刷的我們，耐心地教導字體的選擇、目錄的製作、封面的編排等，終於使《禪藏》的編輯得以進入狀況，順利出版。又當時編藏處雖位於佛光山偏遠的普賢殿後，大師為了關心大眾，推動佛教文化，總是不辭辛勞，至編藏處巡視、慰問，並為行

政作業上不易溝通、協調的事情，指示最好的解決方法，勉勵工作同仁在自己工作上要耐煩、用心，日久定可熬出智慧及人生體驗。

及至編藏處遷到如來殿，大師仍不時給予關懷鼓勵。猶記得有一次，大師出外辦事，直到入夜回到佛光山，首先就到編藏處巡視，關懷大眾，並垂詢是否需要協助，這對編藏處的工作人員來說，無疑是最大的精神支柱。因此，編藏工作雖是清苦的，但是從經典及大師的言行裡，使我們在精神上獲得受用不盡的法樂。

## 文化薪傳

佛光山一直致力於文化的弘揚，多少年來，默默筆耕而有了豐碩的成果，比方《佛光阿含藏》、《禪藏》、《佛光大辭典》的發行，都獲得各界人士好評：香港大學鄭良樹教授表示，今後閱讀藏經者，必定要以《佛光大藏經》作為最佳選擇，因為它有分段、標點、……等，方便讀者能夠快速深入佛法的堂奧。大陸人民大學方立天教授透露他心裡的話說，編藏工作是一件艱鉅宏偉的事業，需要耗費相當的時間、人力、物力，星雲大師如此的魄力，著實令人讚嘆欽佩！《佛光大辭典》則深獲日本、歐美、大陸、越南等各國學界及研究佛學者的青睞，成為他們必備的工具書，而廣為使用。因此，大師經常應諸方的請求，贈送於世界各地人士，尤以《禪藏》甫出版（一九九四年），大師即提供一千套，分別捐贈給全國各大專院校圖書館、佛學社、全國公私立圖書館、文化中心、世界知名大學、新聞媒體，及研究禪學的人士，希望千年暗室，透過禪的智慧點亮心靈的光明。

在贈書典禮上，教育部郭為藩部長表示，青少年的教育應該是完整的，這一百四十六套《禪藏》加強了國內大專院校圖書館的藏書，正可以彌補教育的不足。讓青年學子可以充分運用這些書，提昇心靈及品德生活，使青年學子的教育不只限於課堂上的知識傳授，還可提昇到禪修與智慧的層次。郭部長又說，星雲大師捐贈的《佛光大藏經》可以讓年輕學生建立精神安頓的家，解決社會問題，使社會能得到永久的安寧。

華視張家驥總經理說：「傳播界非常高興接受《禪藏》的贈書，大師對社會文教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們會珍惜這部《禪藏》，共同為社會的安寧，來宣導好人善事。」

佛陀文教基金會簡豐文執行長說：「佛光山編纂的《佛光大藏經·阿含藏》、《禪藏》及《佛光大辭典》都是非常偉大的工程！禪，是傳佛心印，用『定』與『文字』來開啓我們的智慧。我們會很珍惜並享受這份成果。」

國立編譯館趙麗雲館長認為：「《禪藏》不是一般工具書或宗教書籍，能擁有它是一種額外的恩寵。《禪藏》的文字句逗標點，化解了文字的艱深，只要深入，就可以通達宇宙人

生真相，得到自我安頓功夫！我們每一個受贈單位都會把它視為宗教、學術的典籍，不僅妥為收藏，並且希望能廣為大家閱讀與參究。」

韓國高麗大學宋寅聖教授則盛讚：「《禪藏》的出版，使佛光山成為世界禪學重鎮！」

此外，柏克萊大學藍卡斯特、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周鄭美筠、亞利桑那大學吉米若、西北大學格魯洽、賓州州立大學喬安柏、加州大學聖塔克路茲、普林斯頓大學詹姆士強生、印地安那大學思福特、韋特大學歐布萊恩、哥倫比亞大學蕭本格、俄亥俄州大學陳明宗、麥吉爾大學黃文興及澳洲昆士蘭大學、邦德大學、格里菲大學、英國大英圖書館、布力斯托大學、劍橋大學、達熱漢大學、愛丁堡大學、蘭卡斯特大學、歷滋大學、牛津大學、斯勵奧刻學院、倫敦大學亞洲學院以及巴烈特教授；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柏立國立普魯士圖書館東方部、柏林普魯士圖書館敦煌學研究所、科隆大學現代及傳統中國研究所、馬堡大學漢學研究所、海德堡大學宗教研究所、慕尼黑聯邦圖書館東亞部等科學機構、瑞典隆特大學東亞研究所、丹麥大島 Aarhus 大學東亞研究所、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以及哥本哈根大學亞洲系和北歐研究所等，他們都鄭重地接受《禪藏》贈予，並且高興地表示：《禪藏》是一部歷史，更是圖書館禪學方面的珍貴資料。

二〇〇〇年，大師為兩岸文化交流，而應大陸各知名大學的請求，捐贈《佛光大藏經》的《阿含藏》、《禪藏》、《般若藏》、《淨土藏》，給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人民大學、四川大學、甘肅蘭州大學、南京大學等數十所大學。在贈書典禮中，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表示，《禪藏》豐富了他們哲學研究的內涵。大師一生為佛教文化的推動不遺餘力，其用心之良苦，可以用「剝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析骨為筆」來形容，而其慨然歡喜的贈書，使佛法廣為流傳於五大洲，更是為世界播撒下和平的種子。

## 結語

編藏廿餘年，人事的變遷猶如潮來潮往，在如梭的歲月裡，或者歷經艱苦，身心熬煉；或者縱橫法海，擁抱真理。但是為了佛教文化薪傳的使命，大師人間佛教的倡導實踐，我們依然希望能深處佛光山最令人嚮往的地方——編藏處，繼續為《佛光大藏經》的完成盡棉薄之力。